

《中論》皈敬偈印藏注釋書之研究

鄭寶蓮

1、緒論

《中論》皈敬偈：

佛宣說緣起，不滅亦不生，不斷亦不常，不來亦不去，

不異亦不一，息戲論寂滅，我向其頂禮，說法中第一。

這是屬緣起不落二邊著名的中觀宗思想，只是如此簡潔扼要的論前禮讚，傳達整部論書的主題，若不透過注解家的解釋，很難再深入了解此頌之顯義與密義及與整部論書的關係。當然印度本土注解《中論》的注疏書，非特屬於中觀學者，唯識派世親的弟子安慧亦著手進行解讀《中論》的空性思想，無著亦針對《中論》的皈敬偈之「八不」做了繁複詳細的說明。但本論文並不打算含蓋唯識派的說法，而只搜集印度本土中觀宗前期、中期注釋，及西藏後弘期的注釋，再來比較印、藏各家注釋。

中觀宗學者以龍樹所造《中論》做為根本的核心思想，又因詮釋、解讀、分析《中論》之不同，不僅在印度因思想歧異而有不同中觀宗的出現，並且中國與西藏也先後傳譯了中觀思想的相關論著，從而在當地也衍生了有關《中論》的注釋文獻。在中國佛教的領域裡，隨著鳩摩羅什的傳譯與口授，早在西元五世紀初已將印度早期中觀思想傳入中國。西藏中觀思想，清辨的中觀學在第八、九世紀前弘期時，已為西藏學者所熟悉。我們可以說在公元十世紀以前，以龍樹《中論》為本的中觀思想，在印度、中國、西藏，綻放出燦爛「一本三支」的豐富哲理思想與修行所依。

以龍樹《中論》為本的中觀思想，從印度本土蓬勃三階段思想的發展，乃至弘揚外傳至中國及西藏的被接納吸收，而成一有系統的思想體系，成為研究印度中觀思想追本溯源的助緣及了解印度中觀不同思想傳承的依據。因此，現今研究中觀思想，是不能忽略印度本土之外，西藏與中國之中觀注釋書與相關文獻的應用。因此本論文主要目的是比較印、藏諸注疏對《中論》皈敬偈解釋的異同與歷時思想的流變。因為貫穿一千多年的中觀思想歷史相續流動，即代表一千多年的思想流變，故此一歷時性思想的流變，是值得比較研究。

以往學術界，介紹中觀思想內部的分派，不論是日本或歐美學者，大都參考、依據西藏宗義書的分類。這是建構在從前弘期開始及至後弘期西藏學者對所傳入印度《中論》注解系統的歸類，即從前弘期「經量中觀」與「瑜伽中觀」的分類至「自續中觀」與「應成中觀」的分類，從16世紀格魯派開始大致底定。中觀宗「自續中觀」與「應成中觀」的兩大分支，一直為現代學者所採用，但本論文不打算採用如此進路作分類。暫時跳離宗義書，如界定佛護、月稱為應成中觀派，清辨是自續中觀派的框框中，而直接從各注解本比較異同，分組歸納出各注解本的關係。

因此本研究的預計採用類型學（typology）的方法，進行歷時性印度中觀宗早期注解本、中期注解本及西藏本土的注解本的分類歸納。歷經印、藏一千多年的注釋過程中，認識哪些是早期、中期注解的特色，哪些是西藏本土注解的特色，又有哪些是印、藏注解家所共有的。

本論是採用類型學的分類比較方式進行研究，了解各注釋文本的歷時發展特性，主要方法、步驟如下：

（一）以文獻學方法進行各注解本的譯注

- 1.《無畏論》譯注，針對德格版與北京版做校定，並進行翻譯。《佛護論》以齋藤明（1984）的精校本為主，不另行複校。

2. 《般若燈論》此論不只保留在藏文德格版與北京版大藏經中，漢文譯本亦存留下來。只是漢譯本若不對照藏文，很難理解文義、句讀文句，而且此譯文亦有刪略未譯，故採用藏譯文為主。先進行藏文二版本的校定，並參考觀誓的《般若燈論廣釋》的詮釋，進行科分與轉譯為中文。

3. 《明句論》的譯注工作。《明句論》是唯一現存《中論》注釋中，仍保有梵文傳本與藏文譯本。依 Poussin 與 Vaidya 二人之梵文校定本，參考 J. W. DE JONG 依 Giuseppe Tucci 所得寫本所作的精校本，並參照二種藏文版本，進行校勘、翻譯與分析解釋。

4. 《合理莊嚴論》、《正理海》為西藏人的《中論》注解，不收入藏經中。《合理莊嚴論》只有單行本流傳，而《正理海》雖有收入在宗喀巴全集中，只是手邊無此全集。故西藏二本注疏，不做校勘工作，直接依原文作科分及轉譯。

(二) 以類型學方法進行各注解本的比較

1. 《無畏論》、《青目釋》、《佛護論》三注解本作比較
2. 《般若燈論》、《明句論》二注解本作比較
3. 西藏《正理莊嚴論》、《正理海》二注解本作比較
4. 印、藏七本注解整體作比較

通過此方法、步驟的研究有助於更深刻地了解《中論》皈敬偈詮釋主題，因時空的轉變，詮釋內容及偏重點也有所不同。

2、 分期比較篇

(一) 印度早期中觀注疏書——《無畏論》、《青目釋》與《佛護論》的比較

對照此三部論後，三部論同樣先總釋皈敬偈，佛陀為使有情能斷除外道諸邪見與執著，如自在天、時、極微、自性等等顛倒見，而開示八不緣起。龍樹藉著稱讚佛開示八不緣起，是說法中第一，要著手造論、解釋此殊勝的八不緣起。《青目釋》解釋佛滅度五百年後，眾生根器轉鈍，執著文字，不能了解真正空性之義，與佛護解釋有情執著所詮文字，不能了解甚深緣起，所以龍樹要造《中論》解釋八不緣起，於此二論解釋是相同。

此三部論解釋此頌時，關心的重點是“不滅”等八不，《無畏論》討論：「何故遮破此八種？」《青目釋》：「諸法無量，何故但以此八事破？」《佛護論》：「何故遮破此八種？只破此八種是不夠？」如月稱之解釋，因“滅”等八事，是主要諍論點，外道等有情不能了解“滅”等皆是無自性，故執著“滅”等不同名稱自性，故需破斥對“滅”等名言自性有的執著，如佛護補充解釋，列出分別說部、勝論派、耆那教等等主張之不應理，才能使眾生了解諸法是名言自性空的理則。《無畏論》與《青目釋》舉相同譬喻證成“不滅”等八不，“滅”等是無絕對自性，才有世間可見的種種現象。而佛護不再重複舉例證成八不，而是詳細再解釋因諸法是無自性，故“生”與“滅”是沒有一定先後。所以，三論論述重點是強調諸法無自性，“不滅”等「八不」只是諸法無自性的現象，作為討論的切入點。

比較此三部《中論》皈敬偈註疏書的詮釋，《無畏論》與《青目釋》同質性最高，《佛護論》則補充前二論之不足之處，在這些論題上深入解釋。早期《無畏論》與《青目釋》二論是如此類同，雖然在解釋字句上增減有所不同，不能說是完全相同，但至少的思想、文章型式等實質上可以說是等同。而且此一同質性，不只表現在皈敬偈的解釋上，在其他章節解釋亦是如此。

亦因為《無畏論》與《青目釋》同質性太高，有學者認為此二部論同為青目所造，或認為《無畏論》是龍樹本人之注釋，而《青目釋》是龍樹直傳弟子提婆之作品，故接近龍樹的注疏本。或以為《青目釋》是依據《無畏論》所造的注釋。或基於此二論的同質性，學者從另一角度分析，《青目釋》長行注疏中異於《無畏論》之處，推測是因為譯者鳩摩羅什的修改所造成，故現存漢譯《青目釋》與原來羅什所譯的傳本，內容大概多少有不同。總之，從文獻比對考察，可知早期此二部論的同質性及印度早期《中論》注解書的共通性是不容否認，但關於此二論的作者、流傳狀況等之間的關係，因證據不夠充足，種種疑問，只能持保留態度。

《無畏論》與《青目釋》同質性較高，故有較多學者探討這兩部論的關係。而《佛護論》是屬中期注疏書，探討論題時常與上二論重複，而且是更擴大與深入來分析，就如同比較三部論解釋《中論》皈敬偈一樣，《佛護論》的詮釋，脫離不了《無畏論》與《青目釋》早期二論的關係，而且經過逐字句比較，《佛護論》有三分之一句子是與《無畏論》相同。推測因現存藏譯本《無畏論》、《佛護論》與漢譯《青目釋》是共源於龍樹自釋的「無畏論」，三部論的差異是因所依「無畏論」流傳修定本的不同，依不同的流傳修定本而造成內容上的出入，這是一種合理的解釋。而透過上文三論的比對，若說《無畏論》與《青目釋》注釋時參考的底本是相同，《佛護論》是在這二論的解釋基礎上，將論述重點更清楚的闡釋，更是不會有問題。

（二）印度中期中觀注疏書——《般若燈論》與《明句論》的比較

此二論二同之處，首先在解釋皈敬偈句義之前，如前三部注疏書先總釋此皈敬偈，解釋龍樹造論之因緣。清辨透過「種姓相續關係」來說明《中論》的「關係」，龍樹是了解、承襲世尊所開示的緣起不生、不滅的法則，因大悲心，希望有情亦能了解此殊勝的緣起，故而造論解釋八不緣起。月稱亦解釋龍樹因了解般若波羅蜜，因大悲心為使眾生能了解，故而造論，並解釋所造論的「所詮」、「目的」與「關係」。接著二位論師同樣解釋此頌的句義，只是清辨是逐字解釋，月稱在重要字詞上解釋。

月稱解釋皈敬偈句義時，強調“緣起”語義解釋的重要，並破斥清辨的解釋“緣起”不夠清楚，未作語義的解釋。而清辨的重點是透過破斥聲論派，解釋“緣起”在沒有作者情況下，“緣”與“起”二個動作，可以是同時發生，文法解釋與實際情況不相違，辯護佛教的“緣起”主張是沒有過失。以及破斥聲論派，解釋“緣起”與“不生”是不矛盾。又強調八不緣起是不共聲聞，故有造論

解釋八不緣起的需要。因此，二位論同樣透過批判他人見解之後，再提出自宗合理的解釋。

（三）西藏注疏書——《合理莊嚴論》與《正理海》之比較

西藏佛教，前弘期已將《中論》的各家注疏書翻譯完成，除了月稱《入中論》與《明句論》的注疏，直到後弘期，才由巴操譯師傳入西藏。而且，西藏佛教一開始即以龍樹中觀思想，作為學習正見的主要依歸，在月稱注疏尚未傳入西藏之前，主要流傳自續派思想之「東方自續三部中觀論著」：智藏的《二諦分別頌》，寂護《中觀莊嚴論》及其弟子蓮花戒的《中觀明》。等到巴操譯師傳譯月稱論著，又大力宏揚月稱不共清辨的中觀詮釋，西藏學者開始學習別於清辨「自續中觀」的月稱「應成中觀」思想。如上文之對讀之後，巴操的弟子瑪迦巴與宗喀巴皆已經從「應成中觀」的立場來解釋龍樹的《中論》。

《合理莊嚴論》與《正理海》皆在前言先介紹造論者龍樹與所造《中論》。瑪迦巴強調為此《中論》定位，了解這是一部解釋《般若經》，離二邊執，屬大乘增上慧學對法的論著。宗喀巴之解釋是為突顯《中論》的功用與價值，愚智凡夫需依靠《中論》，了解《中論》的所詮內容，才能無顛倒解悟佛所開示的真如緣起空性，而《中論》所詮八不緣起，說法對象是具成佛種子之法器者，是不共於聲聞的論著。

解釋論名「中論」，瑪迦巴是從梵語源語解釋「中」（madhyamaka），是指不墮二邊的中道智慧。宗喀巴亦是解釋「中」是不住有無任一邊。而且「勝義無」並不是「執無邊」，也不是在破斥無邊，只是顯明諸法安住狀況。同樣二者如《無畏論》聲明破斥“滅”等，只是破斥自性有，而不是破斥存在有。

二論同樣依照月稱的注疏，從皈依敬偈討論《中論》的「所詮」、「目的」與「關係」等。宗喀巴仿照月稱的說法，而瑪迦巴強調安立「所詮」、「目的」與「關係」等是有需要，方便學者趨入學習《中論》。

對比於西藏二部《中論》注疏書，宗喀巴大致上引用中觀宗的書籍，除了依據《明句

論》的詮釋，解釋《中論》，多處引用《明句論》之外，《入中論》也是宗喀巴解釋般若波羅多的主要參考，同時常引用龍樹的「六理聚論」，解釋空性與成佛的道果。雖然，瑪迦巴少引用印度論書，但其注解的內容與方式，仍是本於印度，如《般若燈論》與《明句論》，亦作“緣起”梵文源頭語的語義分析與解釋。如法上《正理滴釋》，解釋所造論的「所詮」、「目的」、「關係」等是有必要，使學者生起猶疑，知道造論者造論的「目的」，是為使學者學習、了解「所詮」，故能學習所造之論。因此，基本上，西藏二部論皆參考印度不同論書，來注疏《中論》的皈敬偈。

3、 歷時比較

龍樹無誤地體證佛陀所開示的八不緣起，並從而禮讚佛陀開示八不緣起，稱美佛陀為諸說法中的第一人，為使其他有情亦能證悟真如，獲至涅槃，故而著手造《中論》詮釋八不緣起，這也就是印藏七部注疏書基本共通論點，透過此皈敬偈，即能知道《中論》的造論因緣與主要所詮內容、目的等。又“不滅”等是緣起的特性，即表示“滅”等名言是無自性，故無一定次序，亦是印藏注疏書歷時不變的共同論述，即是中觀學的根本主張。而印度早期二論與佛護共同解釋，為開示緣起，故需先破除外道邪見。

另一方面在各時期注疏特色，印度釋論注重句義的分析解釋，如早期二論，較注重“不滅”等八不的解釋，中期《般若燈論》與《明句論》則重於“緣起”的字源分析。西藏二論中，瑪迦巴《合理莊嚴論》強調此頌目的是為禮讚佛陀，宗喀巴《正理海》則加強解釋八不緣起是聖人無漏定境之自性。

透過如此從印度早期、中期與西藏注疏歷時的比較，印藏七部《中論》注疏書的相同論述大過於差異部分。《中論》注疏書歷時發展過程中，解釋此一皈敬偈，印度早期、中期與西藏後弘期三期，因人、事、時、地等等背景不同，而有同一時期共時的注釋特色與強調重調，其中《佛護論》的解釋方式，可看出這部著作乃是從印度早期過渡至中期的注釋書。各個時期有注疏強調的重點，彼此是不相衝突，而且這些不同論述可以彼此互補，幫助學者從不同角度了解此一皈敬偈，更精準掌握龍樹造論前禮敬佛陀所傳達《中論》的內容主題、目

的等。雖然各時期有不同的注釋重點，但在歷時過程中，印度早期、中期與西藏後弘期三期，保有共通連貫的注釋內容，是中觀學根本共有的思想，是學者首先應該認識的部分。

另一方面，即使並不是印藏三時期共有的解釋，然而在歷時過程中，我們仍可以見到後出的注疏書依據早期注釋書而進行其詮釋的痕跡，如《無畏論》八不名言無自性思想，得到佛護深刻的闡發。而佛護談生、滅無一定次序的引用《中觀》用例詞句，亦得到月稱、瑪迦巴繼續使用。而清辨亦如佛護說「因輪迴是無始終」，故生、滅無一定先後。至於月稱的《明句論》，其文句則為西藏學者宗喀巴大量引用，作為論述解釋的基礎，並在此一基礎上，發揮自家深入的見解。這都在在說明了印藏諸注疏書之間，具有其一脈相承的承接與開展的關係。